

初發論端

法雲禪寺文宣組整理

《瑜伽論記》卷一 T42, p0311a

初發論端六門分別。一敘所為。二彰所因。三明宗要。四顯藏攝。五解題目 (p0311c)。六釋本文 (p0313b)。

第一敘所為者。此論所為有何等耶。如釋論明。有十番兩緣：

一、為法久住及利有情故。二、為聖教已隱沒者重開顯。未隱沒者倍興盛。及有情界中有種姓者出生死。無種姓者脫惡趣故。三、為捨無見及有見故。四、為成熟菩薩性人唯依大教，遍於諸乘文義行果生巧便智斷障得果自他俱利。及二乘、無性亦依大教各於自乘文義行果生智斷伏得自乘果離惡趣故。五、為執著邪教不信大乘者。及於深經種種意趣迷亂誹毀者令生信解故。六、為攝益樂略言論及樂廣者故。七、為立正論及破邪故。八、為顯三性有無及世間道理證得勝義四法門故。九、為開隨轉真實二種理門令知二藏三藏法教不違。及開因緣唯識無相真如四理門令修觀行有差別故。十、為示境別令知諸法體相位別。及示行別令知三乘方便根本果差別故。如是等類所為諸緣。處處經論種種異說。當知皆是此論所為。

第二彰所因者。按釋論等云。佛涅槃後魔事紛起。部執競興。多著有見。龍猛菩薩證極喜地。採集大乘無相空教造中論等。究暢真要除彼有見。聖提婆等諸大論師造百論等。弘闡大義。由是眾生復著空見。

九百年時有出家士名阿僧佉。唐云無著。應中印度阿瑜陀國(本生處者北印度犍馱羅國是也)其國王城西五百里。營立禪省。領數百人授以禪法。無著為人位登初地。證法光定得大神通。事大慈尊請說此論等。慈氏菩薩隨無著機。恆於夜分從知足天降於禪省。為說五論之頌。一、瑜伽論。二、分別觀行名分別瑜伽論。三、大莊嚴論。四、辨中邊。五、金剛般若。

于時門人或見光明不見相好不聞教授。或見相好不聞教法。或見聞者。然世代玄遠名既湮滅。唯有無著天人共知感慈氏化飭受諸教。今此論中理無不窮、事無不盡、文無不釋、義無不詮、疑無不遣、執無不破、行無不備、果無不證。自

非玄鑒高士孰能唱和於此者哉。

樊法師以超世之量悼還源之梗流。故能出玉門而遐征、戾金沙而殉道。乃到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。遇大三藏尸羅跋陀羅。始聞此論文義領會意若瀉瓶。雖復所逕諸國。備通群章之妙。而研究法相特思於茲文。既而旋軻上京。奉詔於弘福寺以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肇譯此論。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絕筆解坐。

此論梵本有四萬頌。頌三十二言。譯為一百卷。自佛法東流年載修遠。雖聞十七地論之名。而不知十七者何也。地持善戒但是菩薩一地。決定藏論是決擇分初。自餘漢土皆未之有(善戒經是求那跋摩譯。地持論是曇無讖譯。傳聞梁武帝時。真諦太清四年歲次庚午十月。往富春令陸元哲宅。為擇瓊等二十名德翻十七地論。始得五卷)。今始部分具足。文義圓明。蕩蕩乎。明大明於重冥。鎗鎗焉。聲希聲於宇內。斯可謂整蹄駕於玄途。闢幽關乎虛室者也。

第三明宗要者。釋論下云。又十七地具攝一切文義略盡。後之四分皆為解釋十七地中諸要文義。故所不離瑜伽師地。由是此論用十七地以為宗要。

第四顯藏攝者。釋論下云。雖復通明諸乘境等。然說者問答決擇諸法性相。意為菩薩。令一切皆得善巧修成佛果利樂無窮。是故此論屬菩薩藏阿毘達磨。欲令菩薩得勝智故。

梵音**瑜伽**，此云相應。然此瑜伽依瑜伽釋，兩釋不同。

一云：通說三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，皆名瑜伽，一切並有方便善巧相應義故。

境瑜伽者，謂一切境無顛倒性、不相違性、相隨順性、趣究竟性，與正理教行果相應，故云瑜伽。此境瑜伽雖通一切，然諸經論就相隨機，種種異說。或說觀待等四種道理，如是乃至說蘊、界、處、緣起、諦等，皆名瑜伽。總具四性，順四法故。

行瑜伽者，謂一切行更相順故，稱正理故，順正教故，趣正果故，說名瑜伽。此行瑜伽雖通諸行，然諸經論就相隨機，種種異說。或說正修諸行，說名瑜伽；或說三十七菩提分法，說名瑜伽；或說奢摩他、毗鉢舍那平等

運道，說名瑜伽；如是乃至復說菩薩所有殊勝慧悲平等雙轉，名為瑜伽，具上所說四種義故。

果瑜伽者，謂一切果更相順故，合正理故，順正教故，稱正因故，說名瑜伽。此果瑜伽雖通諸果，然諸經論就相隨機，種種異說。或有處說力、無畏等不共佛法，說名瑜伽。如是乃至或說有為、無為功德，皆名瑜伽，具上義故。如是聖教亦名瑜伽，稱正理故、順正行故、引正果故。

一云：正取三乘觀行說名瑜伽。數數進修，合理、順行、得勝果故。境、果、聖教、瑜伽境故、瑜伽果故、詮瑜伽故，亦名瑜伽，非正瑜伽。

《 瑜伽論記 》（卷 1）T42, p0312c

梵言阿遮羅。此云師。有調化之功。匠物適機。群徒所放之美稱也。釋論解云。三乘行者由聞思等次第習行。如是瑜伽隨分滿足。展轉調化諸有情故名瑜伽師。或諸如來證瑜伽滿。隨其所應持此瑜伽調化一切聖弟子等令其次第修正行。故名瑜伽師。

梵云步彌。此云地者。生成住持義也。始自五識終暨無餘。凡聖因果統無不備。皆具能生成住持。有類於地故云也。釋論解云：地謂境界、所依、所行或所攝義。是瑜伽師所行境界。故名為地。如龍馬地。唯此中行不出外故。或瑜伽師依此處所增長自法故名為地。如稼穡地。或瑜伽師地所攝智依此現行依此增長。故名為地。如珍寶地。或瑜伽師行在此中受用自法。故名為地。如牛王地。或諸如來名瑜伽師。平等智等行在一切無戲論界無住涅槃瑜伽中故。是彼所攝故名為地。或十七地攝屬一切瑜伽師故。如國王地。是故說名瑜伽師地。解云。其境及所攝各唯一解。依行二種各有二解。合六番釋也。

梵云舍薩怛羅。此云論。釋論云。問答決擇諸法性相故名為論。俱舍論云。教誡學徒故稱為論。

然則，師有瑜伽、瑜伽之師。依主釋也。瑜伽師之地。亦依主釋。瑜伽即地。二體無別。地是所詮。能詮即論。瑜伽師地之論。亦依主釋。合為瑜伽師地論。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卷 1) T50, p0222c

法師既遍謁眾師。備凜其說。詳考其義。各擅宗塗。驗之聖典。亦隱顯有異。莫知適從。乃誓遊西方。以問所惑。並取十七地論。以釋眾疑。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。又言：昔法顯、智嚴。亦一時之士。皆能求法。導利群生。豈使高跡無追，清風絕後，大丈夫會當繼之。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卷 1) T50, p0224

法師對曰。奘桑梓洛陽少而慕道。兩京知法之匠。吳蜀一藝之僧。無不負笈從之窮其所解，對揚談說。亦忝為時宗，欲養己修名。豈劣檀越燉煌耶。然恨佛化經有不周。義有所闕。故無貪性命。不憚艱危。誓往西方。遵求遺法。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卷 1) T50, p0226

去聖時遙。義類差舛。遂使雙林一味之旨。分成當、現二常。大乘不二之宗。析為南北兩道。紛紜諍論凡數百年。率土懷疑莫有匠決。玄奘宿因有慶，早預緇門。負笈從師年將二紀。名賢勝友備悉諮詢。大小乘宗，略得披覽。未嘗不執卷，躊躇捧經、佗僚。望給園而翹足。想鷲嶺而載懷。願一拜臨，啟申宿惑。

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(卷 1) T50, p0226c

明日，王請過宮，備陳供養。而食有三淨。法師不受。王深怪。法師報，此漸教所開。而玄奘所學者，大乘不爾也。受餘別食。食訖，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(唐言奇特也)。是木叉鞠多所住寺也。鞠多理識閑敏，彼所宗歸。遊學印度二十餘載。雖涉眾經而聲明最善。王及國人咸所尊重。號稱獨步。見法師至，徒以客禮待之。未以知法為許。謂法師曰。此土《雜心》《俱舍》《毘婆沙》等一切皆有。學之足得，不煩西涉受艱辛也。法師報曰。此有《瑜伽論》不。鞠多曰。何用問是邪見書乎。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。法師初深敬之。及聞此言視之猶土。報曰。《婆沙》《俱舍》本國已有。恨其理疎言淺，非究竟說。所以故來欲學大乘《瑜伽論》耳。又瑜伽者。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。今謂邪書。豈不懼無底枉坑乎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（卷 25）T30, p0419b

云何以稱量行相。依正道理思惟諸蘊相應言教。謂依四道理無倒觀察。何等為四。一觀待道理。二作用道理。三證成道理。四法爾道理。

云何名為**觀待道理**。謂略說有二種觀待。一生起觀待。二施設觀待。生起觀待者。謂由諸因諸緣勢力生起諸蘊。此蘊生起要當觀待諸因諸緣。施設觀待者。謂由名身句身文身。施設諸蘊。此蘊施設要當觀待名句文身。是名於蘊生起觀待施設觀待。即此生起觀待施設觀待。生起諸蘊施設諸蘊。說名道理瑜伽方便。是故說為觀待道理。

云何名為**作用道理**。謂諸蘊生已由自緣故。有自作用各各差別。謂眼能見色耳能聞聲。鼻能嗅香舌能嘗味。身能覺觸意能了法。色為眼境為眼所行。乃至法為意境為意所行。或復所餘如是等類。於彼彼法別別作用當知亦爾。即此諸法各別作用。所有道理瑜伽方便。皆說名為作用道理。

云何名為**證成道理**。謂一切蘊皆是無常。眾緣所生苦空無我。由三量故如實觀察。謂由至教量故由現量故。由比量故。由此三量證驗道理。諸有智者心正執受安置成立。謂一切蘊皆無常性眾緣生性。苦性空性。及無我性。如是等名證成道理。

云何名為**法爾道理**。謂何因緣故即彼諸蘊。如是種類。諸器世間。如是安布。何因緣故地堅為相水濕為相。火煖為相風用輕動以為其相。何因緣故諸蘊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。何因緣故色變壞相受領納相。想等了相行造作相。識了別相。由彼諸法本性應爾。自性應爾。法性應爾。即此法爾說名道理瑜伽方便。或即如是或異如是或非如是。一切皆以法爾為依。一切皆歸法爾道理。令心安住令心曉了。如是名為法爾道理。如是名為依四道理。觀察諸蘊相應言教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

妙境長老宣講

各位法師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學：我們盼望很久的一天到來了！

《瑜伽師地論》

我們從玄奘大師的傳記上看，他到印度去取經，其中主要的就是要請這一部論，要學習這一部論的。到了印度以後，見到戒賢論師的時候，就是在那爛陀寺，曾經說了一個故事：就是戒賢論師他有風病，這個風病一發作的時候，痛苦得不得了，可能已經很久了，這位大德也就想要自殺，就想要死掉了。動了這樣的念頭以後，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文殊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彌勒菩薩來了。

文殊菩薩說：「你以前做國王，你虐待老百姓，所以你現在受這種報，你想要死還是不行的。這個罪業沒有結束，你死了，你還是要苦的，所以你不能夠死，你要發大心弘揚佛法，你的罪漸漸就滅了，這個問題才能解決。現在從支那國（就是我們中國）來一個出家人，你為他講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你要等他來，為他講《瑜伽師地論》。」這樣子這個夢就醒了。

他就問玄奘大師：「你從你的祖國到這裡來，前後多少年了？」他說：「三年了。」從中國到印度那爛陀寺走了三年才到那裡。這件事可以看出來，玄奘大師到印度去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是有文殊菩薩、觀世音菩薩、彌勒菩薩的因緣，請戒賢論師不要自殺，要專為玄奘大師講《瑜伽師地論》，有這樣事情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可以說是全面地、有次第地介紹佛法，它不是佛法概論，它是一個很詳細、很深刻地開示佛法的，小乘佛法、大乘佛法都在內了。一共是一百卷。

戒賢論師為玄奘大師一共講了三遍，玄奘大師跟他學習了三遍，講了三次。第一次是講了十五個月，第二次講了九個月，第三次沒有說時間。十五個月，假設我們也姑妄言之，用同樣的速度來說的話，我們一個學期才有四個月上課，一個學期有四個月上課，若四個學期就是十六個月；一年有兩個學期，那麼兩年就是四個學期，四四一十六個月，所以我們預計可能要兩年才能講完，要這麼長的時間。

若是我們能夠認識到《瑜伽師地論》的重要，我們就是用三年的時間也是值得的！三年學習一部《瑜伽師地論》也是值得。因為我們能夠對於佛法，尤其是對於修行這件事，能夠符合佛的本意，符合佛所說的正知正見，我們能夠通達了修行的這條道路，的確不是容易。

我們中國佛教很久以來，大家都是學習念佛法門。念佛法門也非常殊勝，也的確是很好，能夠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，能成功了，也就是全面地成功了，也是好。

但是你若想要學習禪，我們中國有所謂禪宗，你能明白禪怎麼樣修、怎麼樣學，還不是容易。如果是用聖教量當一個尺，去量一量禪宗的禪師語錄的話，那還是有點問題的；有些大禪師是可以，有些人說的法語還是有點問題的。而這一部論對於禪是全面地、深入地開示了我們，我們若能認真地學習，就不會再隨著別人的舌頭轉了，你自己就會有主張，「喔！應該這樣學習禪的！」我們就會明白了。

這一部論在我們中國，注解也是很多；玄奘大師回到中國來，翻譯《瑜伽師地論》以後，很多人學習這一部論，也有很多著作。但是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，在藏經裡邊完整無缺的，就是《瑜伽師地論記》，是唐朝釋遁倫他編集的；就是別的人的著作他把它編集在一塊兒，來解釋這一部論的。另外一種就是窺基大師的《瑜伽師地論略纂》，那只是解釋到〈本地分〉五十卷，其他就沒有解釋。另外還有一些人的著作，有的只是一部分還在，都殘缺了，另外的完全不在，不存在了。印度當然也有這樣的《瑜伽師地論》的注解，有一部叫《瑜伽師地論釋》，在《瑜伽師地論記》上也提到，有五百卷這麼多，但是玄奘大師只是翻出來一卷，其他的沒有翻譯。另外一部注解就是民國以來韓清淨，在北京有個三時學會，韓清淨居士有個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》這一部書。這一部書，這位韓清淨他是專學唯識的，的確對於唯識是很熟悉。這一部書流傳到海外來，可惜其中也不全，也有點缺。就是當初他是打字、印出來的，校對有問題，其中有多少缺少。我們現在每一位同學都有這部書，我們慢慢會知道裡面也有殘缺。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參考書就是這兩部，一個是《遁倫記》、一個是《披尋記》，這兩種，這兩種也是很好了。我們一開始，我想用《遁倫記》前面的概論，發給各位的。

《瑜伽論記》卷第一（之上）（論本第一卷）·釋遁倫集撰

初發論端，六門分別：一、敘所為，二、彰所因，三、明宗要，四、顯藏攝，五、解題目，六、釋本文。

從他的，我們來學習這個大意。初開始，「發」就是開始，初開始這一部論的起首，這一部論的開始我們怎麼樣學習呢？「六門分別」，分六個部分來解釋它。

第一個是「敘所為」，敘述所為。看這個文，就是說這一部論的目的是什麼？這部論的作者，我們中國佛教玄奘大師說是彌勒菩薩說的，就是天上的彌勒菩薩說的，但是西藏的佛教說是無著菩薩造的，這個就是不一樣。那麼說這一部論的目的是什麼？這叫做「所為」；這個「為」有這樣的意思。

「二、彰所因」，第二段顯示（彰者顯也），顯示怎麼一個因緣有這一部論。這個和所為不一樣。

「三、明宗要」，這一百卷的《瑜伽師地論》其中重要的宗旨是什麼呢？在這一段裡面說出來。

第「四、顯藏攝」，顯示大乘的藏和小乘藏都有經律論的，它是屬於那一部分的，叫做「顯藏攝」。

第五段解釋《瑜伽師地論》的題目。

第六段解釋本文。

第一敘所為者：此論所為有何等耶？如《釋論》明，有十番兩緣。

現在第一段「敘所為」，敘述這一部論會成就什麼樣的功德，這樣意思。「此論所為有何等耶」，這一部論所希望成就的是什麼呢？有什麼樣的事情是它所成就的呢？「如《釋論》明」，就是玄奘大師翻譯的《瑜伽師地論釋》，只有一卷，薄薄的一本。那一部書上說明「有十番兩緣」，番也就是次，十次（一次兩次），一番就是一次；一共有十次兩個因緣，說出來是此論的「所為」。

一、為法久住；及利有情故。

第一個所為，就是為了佛法長久地住持在世間，是為了這件事。「及利有情」，以佛法來利益一切有情識的眾生。這是《瑜伽師地論》的所為，就為這件事而說這樣的佛法的。

我們人世間的事情，我們學習佛法的人當然常常會感覺到，人生活在世間，就是小時候憑父母的照顧，然後到學校讀書，然後在社會上做事，或者是成功了，或者失敗了，或者失敗了以後又成功了，成功了以後又失敗了。不管怎麼樣，如果壽命長，那麼就是老病死；如果壽命短，還沒有老就死了，人的一生就這樣就完了。至於這個生命的以前怎麼一回事、生命以後怎麼一回事？都不知道，就是迷迷糊糊地來了，迷迷糊糊地走了。

若是學習了佛法的話，就像開個窗戶、開一道門，外邊有廣大的世界，我們可以不受老病死的苦惱，我們可以做一位清淨自在的聖人。這樣的事情，唯有佛法才能做到。所以我們若想要得到佛法的利益，就是得要學習佛法。學習佛法，一定要有佛法住世，佛法若是滅亡了，你到什麼地方、你讀什麼書才能知道這件事？沒有！沒有這件事。在學校裡面讀書，就是學你在社會上生存的本事、本領，至於說是轉凡成聖，這倒是沒有的。所以，佛菩薩的慈悲，為了法的久住、能利益眾生，而演說這部論。

二、為聖教已隱沒者重開顯、未隱沒者倍興盛；及有情界中有種姓者出生死、無種姓者脫惡趣故。

這是第一番的兩緣，現在是第二番。

「為聖教已隱沒者」，就是佛所宣說的法語，叫做聖教。「已隱沒者」，就是已經失傳了，沒有了。為什麼它會失傳、會隱沒了、會滅掉了呢？就是沒有人弘揚了！沒有人弘揚，這個法門就隱沒了。

我們現在還算好，就是把所有的藏經，所有的經編集在一起，完全把它印刷出來，儲藏起來。你不弘揚，藏經裡還是有，那還算好。但是不弘揚，雖然有，和沒有差不多；不過也還是好，因為如果有人看藏經歡喜了，弘揚那一個法門，那一個法門還是可以流傳的。古代的時候沒有印刷，都是聽人背誦，聽人把這部經背下來，這樣子一代一代地傳下去。若沒有人背誦，也就是沒有人弘揚；沒有人弘揚，這個法門就沒有了，是這樣子。

「為聖教已隱沒者重開顯」，為了這件事，再把它重新地開發出來、顯示出來，所以要說這一部論。這可見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所包含的佛法非常的廣，不是一經一論的事情。「未隱沒者倍興盛」，還在流行的佛法，它沒有失掉，沒有失掉，要加倍地興盛，所以要說這一部論。

這樣說呢，我們每一個人的根性不同、好樂不同，我歡喜這個法門，我就弘揚這個法門，這也是對。那個法門雖然也是好，但是我不歡喜，我就不弘揚，當然也不能說不對。可是若是從全面的佛法、全面的一切眾生來說，每人的根性不同、好樂的佛法不同，就應該有各類不同的法師弘揚各類不同的法門，都應該有，應該是這樣子才好。

「及有情界中有種姓者出生死、無種姓者脫惡趣故」，前面是在法的方面說，有隱沒的、有不隱沒的，這一節是在人的方面說。「有種姓者」，這個種是什麼？就是種子。種子，譬如說穀，或者是麥，或者各式各樣的植物都有種子，由種子發芽，然後根莖枝葉開花結果。這裡說這個種子，就是在人的心裡面有這種功能，有出離生死、得涅槃的功能，得聖道的功能，在我們心裡面有這種功能，那就叫做種。這種種子，在佛法裡面說，分兩類：一類是本有的，就是你不需要去學習，在你的心裡面就有這種功能，這是本有的種子。第二種，是熏習來的，你若不熏習就沒有，你要學習你才有，這是另一種習所成性，修來的一種種子。

種子分這麼兩類，在唯識的經論裡面這樣說，在其他學派也有不這樣說的。像《涅槃經》是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那麼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，就不說是有人有佛性，有人沒有佛性，不是這樣。但是唯識上是這樣講，有人有佛性，有人沒有佛性。有人有阿羅漢的種姓、有辟支佛的種姓，有人沒有。有人有佛性，但是沒有辟支佛性和聲聞性。有人有聲聞性和辟支佛性，但是沒有佛性；有人三乘種姓都沒有，也有這種情形。現在這裡就是這樣意思，有種姓的人出生死，沒有種姓的脫惡趣。

這個「姓」，有的文上，「人之初、性本善」的「性」，寫那個性，這裡是姓氏的姓，意義也是一樣。譬如這個人姓張，他就是姓張；那個人姓李，就是姓李。這樣說，說這個人有辟支佛性，他就是辟支佛性，他沒有阿羅漢性、沒有佛性。這個人有佛性，沒有阿羅漢性、沒有辟支佛性。他只是這個姓，而不是那個姓，也有同樣的意思的。

有種姓的人出生死，他若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話，他就能夠超出有生有死的苦惱境界，他能從生死的苦惱境界超出去，得解脫。因為有種姓的關係，你若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那個種姓就會發動作用，你就能夠繼續地學習，繼續努力地修行，就成功了。

沒有種姓的人不行！沒有種姓，就像你沒有種上麥的種，無論如何，你怎麼樣施肥、怎麼樣澆水，它也不會發出來麥的芽的，沒有種就不行。所以沒有三乘道果的種姓的人，那他不能出生死；沒有出生死，就是在三界裡邊流轉生死。但是你若發心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「脫惡趣故」，就可以解脫三惡道的苦惱，不會到地獄去、不會到餓鬼道、不會到畜生的世界去。因為你相信了因果、善惡果報，不敢作惡事，那麼沒有因就沒有果了；沒有惡因就沒有惡果，所以就可以解脫三惡道的苦惱。你能夠學習五戒十善，那麼你就在人天裡面享福了。

所以學《瑜伽師地論》的人，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對於有種姓的人也能得到最好的利益，沒有種姓的人也能得到好處，所以為了這件事，彌勒菩薩要說這部論的。

三、為捨無見；及有見故。

這又是一番。「捨無見；及有見故」，捨掉這個有見，棄捨這個有見、棄捨這個無見。有見、無見這個「見」，就表示不正確的執著。一種錯誤的思想，你對於它有深刻的執著，才稱之為見。如果思想是錯誤，但是還在猶豫之中，那不能稱之為見。

我們先說「有見」，什麼叫做有見？我們學習了《攝大乘論》，我們應該明白什麼叫做有見。《攝大乘論》上說是「唯識無義」，一切法都是心的分別影像；離開了心，沒有一切法的體性可得。我們看見老虎來了，老虎來了的時候，你要知道這個老虎是心變現的影像。牠的業力使令牠得這樣的果報；也就是牠的心受業力的影響，現出來這樣的影像。我們是人，我們也是一樣，我們也是前生有一點比較好的業力，業力推動這個心，現出來這樣人的果報的影像，現出個影像來。這個影像就是心，心的分別；心的分別現出來影像，離開了心的分別，這個影像是沒有的，它沒有自己的體性，沒有自己的體性的。

我感覺到這樣的理論，你在經行的時候你這樣思惟，或者是你在靜坐的時候這樣思惟，思惟久了，你心裡面快樂，心裡面會快樂。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影像，沒有本身的體性的，沒有本身的體性。這樣說，一切是心的影像，一切都是不真實，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都是不真實的。我們現在因為沒有學習佛法，或者雖然學習了佛法，我們沒有深刻地去思惟，對於這樣的理論不明白，我們就執著不是影像，是真實的。現在有老虎來，「老虎是真的，不是紙老虎，是真的！」這就叫做有見，這叫做有見。

程顥：「雲淡風輕近午天，傍花隨柳過前川，時人不識余心樂，將謂偷閒學少年。」這個詩若用佛法來講是有點意思。

「雲淡風輕近午天」，天上這個雲淡淡的，並不是烏雲；太陽要到中午的時候，在這個時候，我去外面走一走。「傍花隨柳過前川」，在花的旁邊、在柳的旁邊走過去，從這兒走一走。正在走的時候，別人認為：「你這個人年紀這麼大了，和小孩子一樣，還出來玩一玩！」來譏笑我。「時人不識余心樂」，你不知道我心裡面的快樂。「將謂偷閒學少年」，說我這個人不用功、懈怠，不好好讀書用功，跑到這裡學習小孩子玩、跑一跑，其實你不知道我心裡面的快樂。

這若用佛法來講，在經行的時候，你在寂靜處經行的時候，看一朵花也好，看見一棵樹也好，都是唯心所現，都是畢竟空寂的，覓心了不可得，不是與第一義諦相應了嗎？這樣子就沒有這個有見了。我們沒能夠這樣學習佛法的人，就雖然我們還是信佛的人，但是你是有見裡面活動的，你還在有見裡面活動，還沒能在正知正見裡邊，還沒能做到這一點。

「無見」，無見是什麼呢？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、畢竟寂滅，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的，我們看不到這裡，我們就不承認有這件事。說是這個老虎是假的，「老虎是真的嘛，老虎撲上來就把你咬死了！那怎麼是假的呢？」我們不承認是假的，不承認這依他起相，不承認有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，所以叫做無見。

一般說我不相信因果，無因，那也是無見。執著有一個我是常住不滅的，那也是有見，也可以包括在內的。

現在我們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話，你若認真地學習，就能棄捨這個無見、也能棄捨那個有見，使令你得正知正見，你就會到了佛的境界，到聖人的境界了，就沒有凡夫的苦惱的事情了，就沒有這個事情了。

第一「敘所為」，我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幹什麼？我學習它做什麼？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能令你捨無見、能令你捨有見，能令你超凡入聖！這樣子。

四、為成就菩薩姓人，唯依大教，遍於諸乘文義行果，生巧便智，斷障得果，自他俱利；及二乘無姓，亦依大教，各於自乘文義行果，生智斷伏，得自乘果，離惡趣故。

這又一個兩番。「四、為成就菩薩姓人」，「菩薩姓人」，這個人是姓菩薩的，他是一方面他內心裡面有佛性，一方面他發無上菩提心了。這樣的人「唯依大教」，他不依小教，不依小乘佛法，依大乘佛法，大乘的佛教。「遍於諸乘文義行果，生巧便智」，「遍」就是普遍的，不是一部分的。「於諸乘」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就是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。

這個「乘」字就是「車」，我們漢人的佛教的古德翻譯經的時候用這個字，可是現在像法尊法師他們從藏文的佛法翻成漢文的時候，他直接就寫車，大乘就寫個大車，這樣我們也可能容易明白一點。乘就是車，這個「車」在這裡有什麼意思呢？車有運轉的意思：從甲地運轉到乙地去，從一個黑暗的地方把你運出來到光明的地方去，從生死的地方運你到涅槃的地方去，從苦惱的地方把你運出來到達安樂的地方去，那叫做「乘」，這個乘有這個意思。這樣的意義，只有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才有這種作用。我們若依人天乘法不行！人乘、天乘，我們只是學習五戒十善，一般的善法沒有這個作用。

我們學習一般的善法，也可以不到三惡道去，跑到人天的境界來。你不做惡事、修學善法，就可以得到人間的富貴，或者天上的大福報的境界，可以得到。但是不行！因為你得到了以後，你還會迷惑，你到富貴的境界來了的時候，我們讀古書：「天子一怒，流血千里」，還會做惡事，問題在這裡。說我沒在三惡道，我在人間富貴，人間富貴還會做惡事，殺盜婬妄的惡事還會做，你還要回到三惡道去。說我到天上去，到天上，天上也是無常的，也要死，死了以後又可能到三惡道去了。這樣說呢，這個乘的義——這個車的運轉的義不具足！你還沒能夠解脫苦，又回到三惡道去了。所以我們佛教徒，善法是應該修，一般的善法都應該做，但是要知道修學無漏的戒定慧是很重要的，是很重要！因為那才能究竟地解脫苦。

這裡面說「菩薩姓人，唯依大教，遍於諸乘」，不但是一佛乘，乃至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。「文義行果，生巧便智」，這個「文」就是教。就是你說話也是文，名、句、文。這個文字是文，你說話，話裡面有文，也是文，就是教（佛教那個教），就是能詮義理的文句；義是所詮顯的。能詮的「文」和所詮的「義」——或是屬於聲聞乘的、辟支佛乘的、一佛乘的文義。

「行果」，你學習這個文義，你就會得到一種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，得到聞、思、修這三種智慧，然後你就開始修行。文義屬於解，解、行，由解而行。這個行就是止觀，修學止觀這時候叫行。你若有行，這就是有因，有因就會得果。小乘就會得初果須陀洹、二果斯陀含乃至阿羅漢果；大乘那就是得無生法忍、十地

菩薩到無上菩提就是得果了；辟支佛道，辟支佛乘的文義當然也是得辟支佛果。有行就有果，就現前了，叫做「生」。

「諸乘文義行果」，你能夠「遍於諸乘文義行果」的學習，普遍地學習。「唯依大教」，就在大乘佛法裡面學習一切乘的文義行果，結果你就生出來「巧便智」，善巧方便的智。這個是什麼呢？就是你得到通達的智慧了，你通達了三乘文義的這種智慧。這個智慧是很巧妙的、很銳利的，得到了這種智慧，生巧便智。

「斷障得果」，你得到這個智慧，這個智慧是有深淺的不同，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、修所成慧。修所成慧有有漏的、有無漏的不同，由有漏而無漏。這個時候，「斷障得果」，這個愛煩惱、見煩惱是障，它障礙我們學習佛法、障礙我們修學聖道。現在你能夠逐漸地增長聞思修的智慧，不斷地修學止觀，這個智慧增長、力量大了，就能斷除去這一切的障——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，都是障。斷除這個障礙，你就得果了，得到聖道的果位了。

這麼多的障礙裡面，最重的就是煩惱障，煩惱障是很厲害的。你若常常地修學聞思修的智慧、常常修止觀，就能把煩惱調伏下來，能夠降伏下來，使令它不發生作用。就算是偶然地失掉了正念，但是正念一起來，煩惱就停下來，那麼你就有一點「斷障」的希望了。

另外，我們說這個報障，報障就是這個身體，這是報障。譬如說我有了重病，其實也是報障。這個報障，我們凡夫如果沒有病痛的時候，四大調和的時候還好一點，還是好一點，行住坐臥還都是自由的，自由自在的。若是有了病的時候，這個報障就加重了。可是若是你的止觀修得好的時候，這個報障也減輕；尤其是你若得到欲界定的時候，欲界定到最後的時候，這個報障也是減輕，就是這個身體不感覺到這麼一大塊，感覺到若有若無的樣子，這個身體，那麼報障就減輕了。

所以煩惱障也可以調伏，報障也可以調伏，還有就是業障。

業障，這個地方不那麼明顯，但是你若常用功修行你會感覺到，你就會感覺到，什麼事情呢？譬如說是靜坐，靜坐的時候就是不相應，想要使令心寂靜，它就不寂靜，它就是東想西想；想要明靜而住，不，它就要打昏沉、就昏沉。不是昏沉就是散亂，不是散亂就是昏沉，你想要寂靜住、止觀相應很難。但是，你多懺悔、你讀大乘經論、你多念大悲咒，這個業障若消除的時候，就不是了；你坐的時候，你要奢摩他就奢摩他，你要毘鉢舍那就毘鉢舍那，它就相應。所以從你日常的修行上，你也會感覺到業障消除、沒消除，你也會感覺到。

頭多少年很多人打筆仗，為「帶業往生」、「消業往生」的事情打筆仗。但是你讀《十六觀經》，很明顯的就是帶業往生！是帶業往生。《十六觀經》的下三品裡面，說是這個眾生在娑婆世界的時候破齋犯戒、造了很多的惡，但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的教導、幫助、加持，你還能夠念佛，你正念一生起來，你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放

光接引就往生了。那麼你造的罪呢？造的罪就帶走了，還是沒有消。說消除了很多；消除了很多，還有很多沒有消，沒有消就帶去了。但是你在那下三品上看，觀世音菩薩為你說法，為你說諸法實相來滅你的罪；這就可以知道是帶業往生。所以，業障是不容易完全消除！

但是經論上佛菩薩大智慧，他也說出個分寸來，就是這種罪業，它能夠使令你到三惡道去受苦，這種罪業沒有消除，它就是障。到得無生法忍的時候，得初果的時候，這種罪消除了，叫做消業。所以從經論上這樣講，只有聖人才能消業往生，凡夫都是帶業，只有聖人才是。但是我們雖然說是帶業往生，你的信願行的資糧也要強一點，不然的話你不能往生，那個罪業還會發生作用、障礙你的。

現在這上面說「斷障得果」，就是我們要修戒定慧，修止觀，要不斷地加強，你才能斷障、才能得果。小乘開始得須陀洹果，大乘開始得初歡喜地、得無生法忍了，斷障、得果。

「自他俱利」，你若得到聖道以後，你有能力繼續修行來利益自己，也有能力弘揚佛法廣度眾生了，所以自己和他人都能得到利益。這句話呢，沒得聖道以前，這個事靠不住，是不是自利？能利他？都靠不住的。得聖道以後這件事才決定了，決定是能做到這一點，自他俱利。

這是說菩薩種姓人，他在大乘佛法裡邊普遍地學習一切佛法，最後他得到巧便智，能斷障得果、自他俱利；這件事，你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可以成就。

「及二乘無姓」：「二乘」就是有聲聞種姓、有辟支佛種姓的人叫二乘。「無姓」，就是沒有三乘種姓的人。

「亦依大教，各於自乘文義行果，生智斷伏，得自乘果，離惡趣故」，他若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話，他也能夠依據大乘佛法。「各於自乘」，聲聞乘就依據聲聞乘去修行，辟支佛乘依辟支佛乘的法門去修行；各於自乘的「文義行果」，「生智」，能「斷」障，能「伏」。斷之前先是伏，能降伏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，進一步就能斷除一切障。

「得自乘果」，你得到你本身那一個法門的果；聲聞乘得聲聞乘果，辟支佛乘得辟支佛乘果。如果無種姓的人，他「離惡趣故」，就可以不墮落三惡道了。

五、為執著邪教不信大乘者，及於深經種種意趣迷亂排毀者，令生信解故。

這是第五個，第五番。「為執著邪教」，這個人他不相信佛法，執著其他的宗教。不相信大乘佛法的人，對於大乘佛教他不相信，這樣的人，這是一種人。

「及於深經種種意趣」，佛法的經論，除了人天乘的法門之外，屬於出世間的三乘的經論都是「深經」。「種種意趣」，各式各樣的道理，它裡邊的意義。「迷亂誹毀者」，他迷惑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而且誹謗、毀破的人。

「令生信解故」，他若肯學習這一部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他會相信大乘佛法、改邪歸正。他能對於深經種種意趣也不迷亂、也不誹毀了，能生信心，還能夠通達裡邊的道理。

佛法說生信，這個信是建立在智慧上面的。由於你通達了佛法、有了智慧，你才相信佛法是怎麼回事。不是說「我的好朋友叫我相信佛法，我就相信」；就算是相信了，不牢固！所以一定要本身生出來智慧以後，你從你自心上生出來智慧，觀察世間上一切道理，「喔！佛法是對的，佛法是真理！」你才能有信、有解的。

我現在我感覺到執著邪教、不相信佛法的人，這些人都很容易度化，我感覺不是很難。當然，各有因緣。因為什麼他容易度化？因為他本身沒有智慧，他相信的那一點很容易就破除去了，所以應該容易相信佛法，應該是容易，不是難，問題就是有障。這個障障住他，說是那個窗戶……，現在這個窗戶是玻璃窗，過去時代就是鋪上一層紙，這一層紙就是譬喻那個人不信佛法的障，那層紙很容易就可以捅破了，但是你若不捅它就不破。所以我感覺到，這《大般若經》上也說到，一切眾生不是太難度，都是容易度化的。不過，這個話就是從某一個立場來說的，不是太難度。

「五、為執著邪教不信大乘者，及於深經種種意趣迷亂誹毀者，令生信解故」，說這一部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。

六、為攝益樂略言論；及樂廣者故。

這第六番。「為攝益」，「攝」這個字就是接引的意思，可以這樣講，接引的意思。「益」就是來饒益他，使令他得到真實的好處，叫益。

「樂略言論；及樂廣者故」，這個人的根性是這樣，有的人歡喜簡略，太廣了不歡喜，歡喜簡略的言論。「及樂廣者」，有的人簡略他不歡喜，歡喜詳細一點、廣博一點。那麼這兩種人來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也都能合適的。因為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邊，譬如說這一大段文很廣，但是最後會有幾句，把這一大段文的要義用幾句話說出來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有這種事情。所以裡邊有略、也有廣，有廣、也有略，歡喜略的人也合適、歡喜廣的人也合適。所以對這兩種人，這《瑜伽師地論》也能攝益他，能引導他、使令他進一步地在佛法裡面有成就。我就講到這裡，我們還有一刻鐘可以問答。

問：師父，請問：「十番兩緣」，「十番」是我們平常在講，一二三四五……講到十。

「兩緣」我沒有看到上面寫。後面會有，是嗎？

答：比如說第一番，「一、為法久住」這是一緣；「利有情」又是一緣，這是兩緣，第一番的兩緣。第二番「為聖教已隱沒者重開顯」，這是一緣；「未隱沒者倍興盛」，那麼這也可以說是一緣。但是這個地方呢，這算是一緣；「已隱沒」、「未隱沒」加起來是一緣。第二緣是「有情界中，有種姓、無種姓……」又是一緣。這不是二緣嗎？每一番都是兩緣。第三番「為捨無見及有見」，這又是兩緣。第「四、為成就菩薩姓人，唯依大教，遍於諸乘文義行果，生巧便智，斷障得果，自他俱利。」這是一緣。「及二乘無姓，亦依大教，各於自乘文義行果生智斷伏，得自乘果，離惡趣故。」又是一緣。加起來就是兩緣。每一條（番）都是兩緣。

問：請問師父一個問題：第二頁第一行提到「生智斷伏」，我想我們在修行的狀況就是說，必然一定是先生起一定程度的智慧，相應這個智慧以後，對於煩惱，相對的降伏或者是斷除，它的先後順序一定是這樣子，不可能說有人已經生起降伏煩惱這個功能，但是並沒有事先先有一定程度的智慧，是不是這樣講？

答：是的！智慧，一開始也是有多少智慧，但是智慧力量薄弱，智慧的力量不大，所以雖然有了智，對於煩惱的調伏還是不足的。他要繼續地增長智慧，到了一個程度了，才能調伏煩惱。要繼續不斷地增長，才能夠繼續不斷地調伏煩惱。有的煩惱容易調伏，有的煩惱不容易。所以智慧若不斷地增長，力量強大了，才能夠顯著的知道，「哦，我降伏煩惱了」。這也是得到聖人的智慧了，這時候才斷煩惱。

問：師父，請問我們上學期的《攝大乘論》，「四尋思」是不是伏煩惱？「四如實智」是斷煩惱？可不可以這樣判？

答：都是伏煩惱。「四尋思」、「四如實智」都是伏煩惱。因為由「四尋思」進步到「四如實智」；由「四如實智」進步到「見道位」，才斷煩惱。到「見道位」才斷煩惱。所以那兩個位次還是在伏的階段。

問：師父，請問無種姓的人，他有沒有可能因為修學《瑜伽師地論》而熏習的關係，因為聽聞法界等流——正聞等流而熏習的關係，而得到成佛的種子？

答：如果是站在「本有」種姓的立場來說，這是不能的。他原來沒有，就是怎麼也不能熏習。若是站在「新熏」的立場上說呢，那是可以。所以這個地

方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是本有種姓的立場，和《攝大乘論》有點差別。《攝大乘論》不說有本有種，是新熏，是有這麼一點差別的。

問：師父，有種姓者，我們可不可以講是有情補特伽羅，這種解釋對不對？

答：可以，都是補特伽羅，是的。